

野客叢書

宋王楙撰

第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野

平

客

上

霞

秋

夕

書

五

十

十

庚

子

年

秋

月

書

野客叢書卷第十三

宋 長洲王楙著

解經惡穿鑿

韓退之謂論語子在回何敢死。死本先字。僕觀北史李虎拜迎魏帝。帝曰。朕以卿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乃知死字。劉原父謂尚書愿而恭。恭疑泰字。蓋愿而加恭則愈拘而不和矣。豈濟其不及哉。僕觀南史顧愿字子恭。虞愿字士恭。則知恭字蓋古也。郭次象謂孟子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少當讀如多少之少。謂人既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息也。如耆艾之艾。此說亦佳。然觀離騷。竦長劒兮擁幼艾。戰國策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注引孟子慕少艾之語。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又知以少艾為幼美。自古已然矣。後世解經有極佳處。然觀史傳所引。又往往不然。似此甚多。不可殫舉。僕舊從老先生授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已。謂孔子每事謙遜。不應自謂人不如我好學。只移焉字下一點於焉字上。以焉字作煙字讀。文意更別。然觀北史引此語。則曰如丘者焉。因知後學之解聖經。正不必用意過當。為穿鑿之說。無悖於聖人經旨。斯可矣。

晉王氏數派

晉王氏最盛然數派非一族也僕不暇盡數姑擇其顯然者疏之渾濟坦之濠修之屬皆太原之裔後漢隱士霸之後也祥覽敦導義獻之流皆瑯琊之裔前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澄亦瑯琊裔祥覽別派也肅恂虔愷蘭陵人後漢良之後也儀陽城人魏修之後也濬彞矩暢弘農人晉王氏無慮十餘派惟瑯琊之派最盛王導之孫珣珣謚穆十三子仕宋大顯而慶流蕃衍至隋及唐有琳者仕則天時有璵有搏者亦相繼為時顯人皆導之適派也見於史傳者班班可考善乎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序曰太子晉之後有錯為魏將翦為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駿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珣其旁支也則渾戎衍經此說正得其源流僕哀緒出自太原自晉避地徙於閩中按家譜十世祖諱榮仕唐為水部郎中見閩川名士傳七世祖諱仁儋閩王審知辟為大理評事不就避於剡頭鄉里服其節義至今稱剡頭王家焉

二書一意

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

為之前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諷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曰。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辭其親。甘窮饑而樂離別者。豈有貳事哉。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鑠光保大。不絕勲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死而道亡。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跡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湜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今之士望人之分以豪末。上下相

鼓波流相翻。是以役役栖栖。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召之才云云。二書皆用此意。

陳遵投轄

大抵觀史當逆其意。不可泥其文。如陳遵傳云。遵每大飲酒。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如傳所云。則遵閉門投轄。率以為常。何其不近人情如此。每閉門不放客出可也。何至每以其轄投井中邪。蓋投轄事。一時偶然耳。非謂其常如是也。遵間嘗因醉中留客不住。遂取客車轄投於井中。史家紀此一事。以見遵平時好留客如此。後人不考其意。遂謂常取人車轄投井中。如李方叔詩。可笑陳孟公。好客常投轄。何不曉事如此。

阿買

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阿連之類。或者謂此語起於曹操稱阿瞞。僕謂不然。觀漢武帝呼陳后為阿嬌。知此語尚矣。設謂此婦人之稱。則間以男子者。如漢敬阮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知阿買之語有自。

士君子立論之難

甚哉士君子立論之難也。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僕謂漢取天下，雖不無詐力，何嘗不以仁義？漢守天下，雖不無仁義，何嘗不以詐力？宣帝嘗曰：「我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此語甚當，似不若曰：「雜秦周之所以取者，取之雜秦周之所以守者，守之者，漢也。」溫公曰：「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僕謂聖人道化之妙，應變無方者也，豈可以才德論邪？」才德兼全，固雖天然資稟甚高者能之，然在聖人似不當以是論。何者？要有所局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斯可謂善論聖人矣。僕晚進寡陋，不足以窺前輩藩籬之萬一，鄙見如此，未知是否。

美事不兩全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為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鍛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蓋造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

為官。又欲為仙。安有是理邪。

夷亭之讖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己亥庚子連歲大旱。賊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亭末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籍籍言潮水至夷亭。未以為信也。甲辰歲。衛涇又魁天下。蘇之為州。自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焉。甚為鄉中偉觀。僕嘗作啟賀衛魁。一聯有曰。謂夷亭兩見潮水。君其應吉。讖而登大魁。而姑蘇連出異人。我欲作雅歌而紀盛事。蓋實錄也。

書詞輕重

無垢先生為郎曹。唯室先生通書。則曰子韶郎中老兄。及入西清。書詞之禮頗加。稱官而不稱字。門人疑之。或以問唯室曰。今為天子從臣。不比向來。當還其禮。豈以故舊之私廢之。時人以為識體。僕伯祖公達與許右丞少伊有筆研之舊。洎許入政。伯祖猶為士人。書問往來不廢。俱以字稱。或謂伯祖許公隆貴。毋稱其字。伯祖曰。不然。故舊之義。安可以窮達異之哉。然伯祖字之。而許亦不以為嫌。人嘉伯祖之不屈。服許公之有量。

新莽威斗

避暑錄載韓王汝家。有王莽銅料。狀如勺。以今尺度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曰。大官乘輿十凍銅料。重三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閔掾臣岑掌。旁丞臣弘。令臣相。第二十六料食器。其文如此。又觀隸釋載。新莽候鉦銘。候鉦重五十來斤。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古工二晦造。晉夫放守史。凡掾太守左丞守令嘉掌。共上大夫。

字闕

二省

其文意亦如此。二銘甚相類。僕考新莽傳。建國八年改

天鳳。天鳳六年改地皇。莽自以土行。故以戊子代甲子。為六旬之首冠。用戊子為元

日。是以每年有上戊之文。又案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以五石

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眾兵。既畢。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

其用如此。後劾孔仁。亦曰。右杖威節。左負威斗。王汝家所藏銅斗。正此物也。觀制度

亦相似。第尺寸差殊耳。前後所製。固自不同。又觀南史。有人開玄武湖於古冢上。得

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莽三公亡者。賜之一。在冢外。一

在冢內。時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必邯之墓。俄啓冢。又得一斗。復有石銘。大司徒甄

邯之墓。人皆服其博識。又知當時威斗。有以賜大臣者。如此。候鉦無所考據。然不觀候

鉦銘無以驗銅料為真新始物也。候鉦銘云重五十來斤。來字上加一點是泰字。古人七字有如此借用者。因知北齊文宣以七為泰而誅弟。上黨王渙其指亦有自。

漢人居喪

漢人居喪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終三年之制者。其制自文帝始。文帝遺詔令臣子勿久喪。已葬則除。自後因而弗改。習以成俗。故翟方進為相。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然當時亦知終三年喪為盡禮。如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為宗室儀表。薛宣後母歿。其弟脩去官。持三年喪。而宣不然。遂以不孝免。又漢碑中有居喪二交。非五五者。則以為美談。如李翊。費鳳之徒。以為至孝。銘為考。憂釋紼。公義卓休。其見推往往如此。則知當時丁父母憂。持三年喪者鮮矣。不特不能持三年喪。且居憂而遷除者有之。如魯峻居母憂。自乞拜議郎是也。漢人居喪。大率可見。奪情廢禮。往往行之。而安其薄甚矣。然又有過於厚者。如高陽令楊著。遭從兄憂而去官。度尚遭從父憂而解秩。又有為其師服。斬喪三年而不釋者。禮之過不及如此。

漢人下語

鄒陽曰高皇帝收敵民之倦谷永曰陛下當盛壯之隆太史公年表楊惲皆曰當盛漢之隆班固曰高帝行寬仁之厚杜延年曰晉獻被納謗之讒申生蒙無罪之辜枚乘曰馬方駭鼓而驚東方朔曰賜清燕之閒漢人文章有如此下語者似覺意疊要不害於理近時有直學士院制誥中用龍光之寵之語而上不喜以謂意重惜當時無以此言奏之客有言上語者躊躇久之謂寵字難改僕謂求便於時作龍光之渥為穩帖也僕又考之龍光二字六經中別無出處惟詩有之據詩為龍乃寵字借寵為龍耳然漢人碑刻以龍光對言鶴鳴是又以為龍鳳之龍矣

弟姪獻言

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人視姪以父道曰叔父曰大人而事叔亦以子禮叔姪之分與父子同是以後世贈言不敢施於叔父者正懼其僭也僕謂古人叔姪之分雖有間而事有可告則不可得而隱古人叔姪之間自有相與之至情初不以尊卑為間者僕觀爰益為吳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謂益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君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劒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則幸得脫觀此數語斷斷乎治吳之藥石也種為此言不以為嫌益受其說不以為罪益用

禮記。迄善於吳。此正姪規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亞之。歐陽詹。權德輿之徒。皆有送叔序。豈非祖此意乎。芮城府君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此又弟獻言之一例也。如柳子厚等。亦有送兄序。

游士持書干謁

今游士持朝士書。走江淮。謁州郡。往往視書之輕重。而次第之。此風其來尚矣。僕觀沈亞之集。有與路鄜州一書。其間言。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視書為之輕重。書多者。館善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為狂。即與偶然之輩。傲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且是謁閣下者。不獨盡窮。餓求粟帛者。亦有抱其才智。求臧否於閣下。合一貫以禮。而以書不書為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門者。皆爭齋書為糧。受閣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而禮我。何有愧於閣下。不惟不愧。且將憤怒。閣下勞費以無益。觀亞之所言。可以見當時游謁之士。

王勃等語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為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曰。金甌將玉露俱清。柳黛與荷綃漸歇。曰。緇衣將素。

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當時文人皆為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寶陸士衡任彦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孤煙共色曰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煙霞對賞

二史下即字

班馬二史下即字曰所治即上意所欲臯子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雖文致法往往釋之曰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不及之即危行曰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衝命曰今單于即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曰言無男即喜言漢廷治有男即怒曰溫舒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視之如奴曰今能入關破秦甚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即有緩急真可將兵曰即無事當窮究曰漢即來我即發曰即上云云大王即有周召之名似此言甚多即之為言就也亦當時史文之語助耳

大人

今人呼大人為泰山。或者謂泰山有丈人峯。故云。據雅俎載。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為封禪使。及已三公以下。皆轉一品。說以壻鄭鎰。官九品。因說遷五品。玄宗怪而問之。鎰不能對。黃番綽對曰。泰山之力也。與前說不同。後山送外舅詩。丈人東南英。注謂丈人字俗。以為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其言雖如此。而不考所自。僕觀三國志裴松之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句下。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按裴松之宋元嘉時人。呼婦翁為丈人。已見此時。

晉官品占田

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陰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國朝近制。官品限田多寡之格。其與晉同。而較之舊制。已減半矣。

野客叢書卷第十四

宋 長洲王楙著

王珪母妻識見

新唐書載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杜子美送重表姪王伾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其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剪髻鬢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蚪髻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傳不朽杜詩所載如是之詳觀詩言房杜來沽酒留飲之意似與傳文同然此是珪妻杜氏非關母李氏事前輩往往疑之終莫能辨或以為傳誤僕謂觀者正不必深泥要當兼考於理為得傳言母李而詩言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

其高識遠見甚非常人所能及者。母見房杜則謂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妻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其事甚異。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為據也。趙次公曰。虬髯十八九。謂太宗。又曰。有虬髯公傳。僕謂引虬髯公傳誤矣。此非太宗。乃李靖所遇之人。張三郎者。所謂虬髯公者。亦偉人。見隋室不靖。亦欲規圖基業。太宗既出見其英武。為不可及。於是過海自立。為扶餘國王。其事甚明。見太平廣記。此事甚與陳希夷返華陰山意同。

賈島事眾說不同

新唐書載賈島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雖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之久。不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薄唐遺吏。載賈島初赴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云。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退之為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並轡歸。為布衣交。後累舉不第。乃為僧。號無本。居法乾寺。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之曰。郎君何會此邪。宣宗既去。島知亟

謝罪乃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晉州司倉卒。故程錡以詩悼之。有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之句。撫言又載賈島太和中。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因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之。又嘗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島尤肆慢。武宗訝之初曰。今與一官。授長江簿。至晉州司倉卒。三者所載異同如此。新書謂先為浮屠。後舉進士。遺史謂後因不第。乃為僧。得僧敲月下門之句。衝京尹韓退之節。撫言謂聯落葉滿長安之句。衝京尹劉栖楚。節。新書謂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遺史謂奪詩卷忤宣宗。除長江簿。撫言又謂肆慢武宗云云。其紛紛之論不同如是。不可曉。僕觀集中載大中八年。賜島為長江簿。墨制九十四字。若是。則島出仕於宣宗之時。似合遺史之說矣。考蘇絳所撰墓志。則曰。罹飛謗。責授長江簿。三年秩滿。遷晉州司倉。會昌癸亥歲。終於郡官舍。歿未浹旬。又轉當州司戶。於我何有。此正與傳文所載同。要當以此為正。島死於武宗之世。不應至宣宗之時方仕。墨制疑後人所擬。以附會遺史之說。不然。則太和誤為大中。亦未可知。

文帝輕信